歐陽修集/卷13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筆說〈計十九條〉 ◄

歐陽修集
卷一百三十・試筆〈計三十條〉

► 詩餘卷一

【南唐硯】

某此一硯，用之二十年矣。當南唐有國時，於歙州置硯務，選工之善者，命以九品之服，月有俸廩之給，號硯務官，歲為官造硯有數。其硯四方而平淺者，南唐官硯也。其石尤精，制作亦不類今工之侈窳。此硯得自今王舍人原叔。原叔家不識為佳硯也，兒子輩棄置之。予始得之，亦不知為南唐物也。有江南人年老者見之，淒然曰：「此故國之物也。」因具道其所以然，遂始寶惜之。其貶夷陵也，折其一角。

【宣筆】

宣筆初不可用，往時聖俞屢以為惠，尋復為人乞去。今得此甚可用，遂深藏之。

【琴枕說】

介甫嘗言夏月晝睡方枕為佳，問其何理，云睡久氣蒸枕熱，則轉一方冷處。然則真知睡者邪。余謂夜彈琴唯石暉為佳，蓋金蚌、瑟瑟之類皆有光色，燈燭照之則炫耀，非老翁夜視所宜。白石照之無光，唯目昏者為便。介甫知睡，真懶者；余知琴暉，直以老而目暗耳，是皆可笑。余家石暉琴得之二十年，昨因患兩手中指拘攣，醫者言唯數運動，以導其氣之滯者，謂唯彈琴為可。亦尋理得十餘年已忘諸曲。物理損益相因，固不能窮至於如此。老莊之徒，多寓物以盡人情。信有以也哉！

【鑒畫】

蕭條淡泊，此難畫之意，畫者得之，覽者未必識也。故飛走、遲速、意淺之物易見，而閒和、嚴靜、趣遠之心難形。若乃高下向背、遠近重復，此畫工之藝爾，非精鑒者之事也。不知此論為是否？余非知畫者，強為之說，但恐未必然也。然世謂好畫者，亦未必能知此也。此字不乃傷俗邪。

【學書為樂】

蘇子美嘗言：「明窗淨几，筆硯紙墨皆極精良，亦自是人生一樂。」然能得此樂者甚稀，其不為外物移其好者，又特稀也。余晚知此趣，恨字體不工，不能到古人佳處。若以為樂，則自足有餘。

【學書消日】

自少所喜事多矣，中年以來漸以廢去，或厭而不為，或好之未厭、力有不能而止者。其愈久益深，而尤不厭者，書也。至於學字，為於不倦時，往往可以消日。乃知昔賢留意於此，不為無意也。

【學書作故事】

學書勿浪書，事有可記者，他時便為故事。

【學真草書】

自此已後，只日學草書，雙日學真書。真書兼行，草書兼楷。十年不倦，當得書名，然虛名已得，而真氣耗矣。萬事莫不皆然，有以寓其意，不知身之為勞也；有以樂其心，不知物之為累也。然則自古無不累心之物，而有為物所樂之心。

【學書費紙】

學書費紙，猶勝飲酒費錢。曩時嘗見王文康公戒其子弟云：「吾生平不以全幅紙作封皮。

」文康，太原人。世以晉人喜嗇資談笑，信有是哉。吾年向老，亦不欲多耗用物，誠未足以有益於人。然衰年志思不壯，於事少能快然，亦其理耳。

【學書工拙】

每書字，嘗自嫌其不佳，而見者或稱其可取。嘗有初不自喜，隔數日視之，頗若稍可愛者。然此初欲寓其心以銷日，何用較其工拙而區區於此，遂成一役之勞，豈非人心蔽於好勝邪？

【作字要熟】

作字要熟，熟則神氣實而有餘。於靜坐中自是一樂事，然患少暇，豈其於樂處常不足邪？

【用筆之法】

蘇子美嘗言用筆之法，此乃柳公權之法也。亦嘗較之，斜正之間便分工拙，能知此及虛腕，則羲、獻之書可以意得也。因知萬事皆有法，楊子雲斷木為棋、刓革為鞠，亦皆有法，豈正得此也？

【蘇子美論書】

蘇子美喜論用筆，而書字不迨其所論，豈其力不副其心邪？然萬事以心為本，未有心至而力不能者。余獨以為不然，此所謂非知之難而行之難者也。古之人不虛勞其心力，故其學精而無不至。蓋方其幼也，未有所為，時專其力於學書，及其漸長，則其所學漸近於用。今人不然，多學書於晚年，所以與古不同也。

秋霖不止，文書頗稀，叢竹蕭蕭，似聽愁滴。顧見案上故紙數幅，信筆學書。樞密院東廳。

【蘇子美蔡君謨書】

自蘇子美死後，遂覺筆法中絕。近年君謨獨步當世，然謙讓不肯主盟。往年予嘗戲謂君謨學書如溯急流，用盡氣力，不離故處，君謨頗笑以為能取譬。今思此語已二十餘年，

竟如何哉。

【李邕書】

余始得李邕書，不甚好之，然疑邕以書自名，必有深趣。及看之久，遂謂他書少及者。得之最晚，好之尤篤，譬猶結交，其始也難，則其合也必久。余雖因邕書得筆法，然為字絕不相類，豈得其意而忘其形者邪？因見邕書，追求鐘、王以來字法，皆可以通。然邕書未必獨然，凡學書者得其一，可以通其餘。余偶從邕書而得之耳。嘉濤迴甍悍秩眨雪中西窗信筆。

【風法華】

往時有風法華者，偶然至人家，見筆便書，初無倫理，久而禍福或應，豈非好怪之士為之遷就其事邪？余每見筆輒書，故江鄰幾比余為風法華。

【九僧詩】

近世有《九僧詩》，極有好句，然今人家多不傳。如「馬放降來地，雕盤戰後雲」，「春生桂嶺外，人在海門西」，今之文士未能有此句也。

【弔僧詩】

謝希深嘗誦《哭僧詩》云：「燒痕詩入集，海角寺留真。」謂此人作詩不求好句，只求好意。余以謂意好句亦好矣。賈島有《哭僧詩》云：「寫留行道影，焚卻坐禪身。」唐人謂燒卻活和尚，此句之大病也。

【郊島詩窮】

唐之詩人類多窮士，孟郊、賈島之徒尤能刻篆窮苦之言以自喜。或問二子其窮孰甚？曰閬仙甚也。何以知之？曰以其詩見之。郊曰：「種稻耕白水，負薪斫青山。」島云：「市中有樵山，我舍朝無煙。井底有甘泉，釜中乃空然。」蓋孟氏薪米自足，而島家柴水俱無，此誠可嘆。然二子名稱高於當世，其餘林翁處士用意精到者，往往有之。若「雞聲茅店月，人跡板橋霜」，則羈孤行旅、流離辛苦之態見於數字之中。至於「野塘春水

慢，花塢夕陽遲」，則春物融怡，人情和暢，又有言不能盡之意。茲亦精意刻琢之所得者邪。

【謝希深論詩】

往在洛時，嘗見謝希深誦「縣古槐根出，官清馬骨高」，又見晏丞相常愛「笙歌歸院落，燈火下樓台」。希深曰：「清苦之意在言外，而見於言中。」晏公曰：「世傳寇萊公詩云『老覺腰金重，慵便枕玉涼』，以為富貴，此特窮相者爾，能道富貴之盛，則莫如前言。」亦與希深所評者類爾。二公皆有情味而善為篇詠者，其論如此。

【溫庭筠嚴維詩】

余嘗愛唐人詩云「雞聲茅店月，人跡板橋霜」，則天寒歲暮，風淒木落，羈旅之愁，如身履之。至其曰「野塘春水慢，花塢夕陽遲」，則風酣日煦，萬物駘蕩，天人之意相與融怡，讀之便覺欣然感發。謂此四句可以坐變寒暑。詩之為巧，猶畫工小筆爾，以此知文章與造化爭巧可也。

【作詩須多誦古今詩】

作詩須多誦古今人詩，不獨詩爾，其他文字皆然。

【漢人善以文言道時事】

漢之文士，善以文言道時事，質而不俚，茲所以為難。

【蘇氏四六】

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，及廣引故事，以炫博學，而不思述事不暢。近時文章變體，如蘇氏父子以四六述敘，委曲精盡，不減古人。自學者變格為文，迨今三十年，始得斯人，不惟遲久而後獲，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爾。自古異人間出，前後參差不相待。余老矣，乃及見之，豈不為幸哉！

【王濟譏張齊賢】

張齊賢形體魁肥，飲食兼數人，然其為相嘗有邊功，國朝宰相惟宋琪與齊賢知邊事。然其常與王濟不相能。濟，剛峭之士也。其後齊賢罷相歸洛陽，買得午橋裴晉公綠野堂，營為別墅。一日，濟自洛至京師，公卿間有問及齊賢午橋別墅者，濟忿然曰：「昔為綠野堂，今作屠兒墓園矣。」聞者皆笑。

【晦明說〕=

藏精於晦則明，養神以靜則安。晦所以畜用，靜所以應動。善畜者不竭，善應者無窮。此君子修身治人之術，然性近者得之易也。付礎

【廉耻說】

廉恥，士君子之大節，罕能自守者，利欲勝之耳。物有為其所勝，雖善守者或牽而去。故孟子謂勇過賁、育者，誠有旨哉！君子之道暗然而日彰，而今人求速譽，遂得速毀以自損者，理之當然。

【繫辭說】

書不盡言，言不盡意。然自古聖賢之意，萬古得以推而求之者，豈非言之傳歟？聖人之意所以存者，得非書乎？然則書不盡言之煩，而盡其要；言不盡意之委曲，而盡其理。謂書不盡言，言不盡意者，非深明之論也。予謂《繫辭》非聖人之作，初若可駭，余為此論迨今二十五年矣，稍稍以余言為然也。六經之傳，天地之久，其為二十五年者將無窮而不可以數計也，予之言久當見信於人矣，何必汲汲較是非於一世哉！

【論樂說】

清濁二聲為樂之本，而今自以為知樂者猶未能達此，安得言其細微之旨？

【六經簡要說】

妙論精言，不以多為貴，而人非聰明不能達其義。余嘗聽人讀佛書，其數十萬言謂可數談而盡，而溺其說者以謂欲曉愚下人，故如此爾。然則六經簡要，愚下人獨不得曉邪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